乙

通篇毫無粉飾一味痛快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十一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叅閱

表

論佛骨表　韓　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

首闢

嚳音俈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述上古帝王之安樂壽考以見不用事佛

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

點破妙

點破妙

舉後漢以下之亂亡夭折以證事佛無益

引本朝事切

即就他醒時所行提之更妙

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

帝深恨此二句

議論痛快

結

祖法

借當情作實景

反爲回護開導使之便于轉念

頑冥之情實是如是

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

不了　婉曲　回護　極論　事佛之敝　曲盡

舁音予兩人共舉也

設所以待奉使之禮言要而法正

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

臠音 又鸞切 肉也

處置此骨得

凡禍與祟一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禮記君臨臣喪先以巫祝桃茢惡之也桃鬼所惡茢葦苕可以掃不祥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

又翻一意

安頓塞他

祓音拂除災祓

已任之人主方無疑畏而肯決然以行其言

後路

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按唐高祖時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其畧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起三塗謬張六道（三塗即三慾也一曰色慾門上尸道天塗界也二曰愛慾門中尸道人塗界也三曰貪慾門下尸道地塗界也六道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也）高

祟音[illegible]鬼神爲厲也舊音歲悃音閫真純也

祖乃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

真西山曰。韓公于奏議。止欲挽回君志。非專爲文章之工。及閱佛骨一表。尤見扶正道。闢邪說之功。

茅鹿門曰。韓公以天子迎佛骨。特以祈壽護國爲心。故其議論亦只福田上立說。無一字論佛宗旨。

鍾伯敬曰。昌黎竭已之忱以觸君忌。大抵忠臣愛君。一身之利害非所顧矣

汪玄杓曰。福田利益之說。佛老家無不恃此
爲惑人之餌。佞佛老者。亦無不因此
爲受惑之根。貧賤則徼富貴。富貴則
徼長生極樂。然而猶有捨歡樂而就
冷寂。去富貴而甘清淡者。盖慮歡樂
之不長。更希久遠。慮富貴之不大。更
祈極品。其身足矣。并思爲子孫綢之。
終其身足矣。則思并來生乞焉爾。卽
僧道之離父母。棄妻子於身家。絶嗜

慾。號爲眞修苦行者。亦不過忿其未帶于前生。而祈預修于來生也。則孰非貪斯餌而逐其流耶。但須明其渺茫無益之由。進以求其在我。自有得福之理。卽漢武梁皇。亦宜憬然悟矣惜夫未見此論耳。

摹寫情事曲盡光景千載如見

字字不肯饒人可憐

乞常州居住表　　蘇軾

元豐七年量移汝州過金陵至泗州時除夜上此表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艸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昔者常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旣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

此心未及

長公到此傷心哉

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盡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骨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怒。舉家重病。一子散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

轉語宛摯

下正叙勞真率而直捷

叙事如畫

憂。近在朝夕。與其强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不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勑獎諭。前有謝表。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亦有謝表。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

明己之獲罪由繇言中傷神宗覩此必惻然動心者

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讎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育才。已全二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鳫飛集。何足計

可憐

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

孫栢川曰。文婉以麗。意悲而遐。在顛沛中尚忠誠可掬。卽首一聯。已有回天之力矣。何事叙功績耶。再讀與其忍恥於衆人。不若控告於君父。傷哉其言之也。是謂隻語酸心片言墮淚。

鍾伯敬曰。觀子瞻乞恩君父處。不以一字低

屑權貴可知。今媚權貴而抗君父以為名。真罪人也。

從容委曲愈於執禮廷諍多矣

疏

選皇子疏

歐陽修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

曲

來公主出降而入話頭

惻然動心

為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為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

至言名語

天倫之樂動上心

互相感發

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間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燕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

客情

主情

更淒惻可傷

此當日萬全之計也

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就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亡一人可親。居內則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欲言也。至情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臣昧死

再拜。

茅鹿門曰。忠惻。

鍾伯敬曰。先設處置。後論事情。

汪玄杓曰。只以人情真切處感動人主。曉人

不當如是耶。

代滕甫辯謗乞郡疏　蘇軾

起處便剴切動人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

惟有忠義句甚占地步

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

事見左傳

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雀

述己所以致謗

古人不得遭遇而本身幸得遭逢

裁剪妙

烏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旣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惷愚。積成讎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亦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臣言而誅楊惲。戴長樂上書告光祿勳楊惲怨望爲妖言。上免爲庶人。惲報會宗書有過大行虧長爲農夫等語。時日食。佐告惲驕奢所致。得所與會宗書。上要斬之。成太宗唐之興主也。以單詞而殺劉洎。劉洎誅。子訟其父爲褚遂良所譖而死。樂彥瑋曰。洎自比伊霍。不能無罪。令雪洎罪。則先帝用刑不當矣。事遂寢。自古

反跌中極其剴切且有無窮意味

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韓非子云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願王察之投杼起於屢至戰國策甘茂曰曾人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母織

辨已不黨反叛不縱罪人今乃反致謗語氣傷心神宗能不惻然動念

自若。又一人告之。其母懼。投杼踰垣而走。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辭。此段慨古人不得遭遇。述自己幸得遭遇。所以祈動君心耳。

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晉司徒王導。王敦之從弟也。敦作亂。導見元帝稽首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近出臣族。帝曰。方寄卿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爲前鋒大都督。詔曰。王導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崔造源休之甥也。造字云宰。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貞元初德宗謂造敢言能立事。擢中書門下平章事。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

此段又激怒神宗罪煽謗之人

此下乞郡

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此段辯已不黨反者·不縱罪人今乃受謗·為可悲耳·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倖求。更思錄用。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

末終已辯請有祈求恩澤之意

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錢文登曰。字字迫切。眞能動人。所謂長歌之悲。勝於痛哭。

呂東萊曰。東坡表啓制誥不下數百首。各臻其妙。蓋對偶之文。難於情詞圓轉。東

坡偶文。能寓瀟灑於端嚴中。雖里言巷語。出其筆端。亦有情趣。余謂四六對偶。文體當採之六朝初唐以收其葩麗。參之東坡以得其流暢。

姜鳳阿曰。時滕甫謫守在外。十有二年矣。正在元豐之五年。蔡確爲相。具羅織之獄。無以自辯。而此書無一語辯其黨反縱罪之失。只引宣帝太宗事以悟其君。次引王導崔造事以証已誣。與

江文通辯誣書相似。可合而觀之。

茅鹿門曰。余觀子瞻一生所橫被讒搆處。往往痛心。故代滕甫辯謗處。亦種種剌骨。令人嗚咽涕洟。

汪玄杓曰。長公作文。最長於鋪叙詞說。情意兼到。所以一段篇章。歷歷動人。此文其大較也。初學作文字。到末切不可無此一着。

一起便有愛民憂國意

劄子　　歐陽修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甚言其奢）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

恩澤不可濫

引濫恩澤者作証

防其漸

帝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

衆人卽左右親戚輩

應枉費財物

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
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張氏一人
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
爲衆人至于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
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
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
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
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
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

該後宮而合觀之

責。何必廣爲開人。自招謗議。以累聖悳。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于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唐荊川曰。極婉極直。

汪玄約曰。他人所不敢言。亦所不能言。如此奏疏。漢唐所少。

論昌朝處多用虛語

啓人主之聽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纍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于用人尤所審愼。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于朝。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

列出君子小人是非之異

善開悟主上之心

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于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眞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何自而除。樞密使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

窮究昌朝何自而除樞密使

又握得好

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于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搆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亡時。其所

應妙

左右之稱譽皆昌朝善使之仁宗雖明必昏矣永叔一番吐露仁宗雖昏必悟矣

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葢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葢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

昌朝預謀自圖而永叔亦預度之

一規千古明鑑

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伏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搢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鎭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旣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茅鹿門曰。猫之捕鼠須咬頭。公之彈劾呂朝

却本所薦引之路攻之。仁宗焉得不

動心。

先言所以欲言之意聳動人主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修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

歐陽公進諫善爲自牖納約所以能動人主

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

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寛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閭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愆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

此段示人主難易兩路忠邪公私是也

人之忠邪辯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葢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

指盡忠邪公私之分以示人主使曉然知所決擇

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之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容納直言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謹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

此方入事

終前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意

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罷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升之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願陛下仁慈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

言三人不以前挫變志以見爲忠臣

尊破主疑

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用。今三人者。皆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於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罷。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

實然

歐公每就事剖析

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它。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此足以明其非黨）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故謂未可以此疑（終前意）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與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

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伏望聖慈。特賜召還
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
甚。今取進止。

鍾伯敬曰。昔漢有賈山至言。此宋之歐公至
言。

汪玄杓曰。公云諫人主易。見人主納諫之美
也。言大臣難。爲大臣者。其務休休有
容。無使言之逆耳。國其有利哉。

百中選一

即千中選一

論軍中選將劄子　選條例一　歐陽修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

即萬中選一

選軍若此何必外求且使久久自奮矣

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士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

此去老弱用
强壯之策

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次補至于技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為利又遠矣

鍾伯敬曰可補孫武子十三篇中

言其短長致人誣罔處

此即司馬光薦鞏爲宗正辯其非奸邪

辯舉王鞏劄子

蘇軾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謟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強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益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

宗翰與巽幾經看詳得之蓋慎且嚴矣則坡公之存豈復有差悞

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牧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于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巽是也。巽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巽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巽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體而已。何名為離間哉。況巽此

議。執正多以爲非。獨司馬公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奸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辯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奸邪。又傷言

此一段又引光然鞏議又說彥若亦建言見出衆論非爲離間

鍾伯敬曰毒甚

此正見非諂事處

痛切

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

湯霍林曰。温公一代偉人。時亦咸推重。故長公爲舉王鞏辯。全憑温公來開拆。自是壓倒人。

鍾伯敬曰。此等筆舌。最傷小人之心。然亦不能自止。

時任翰林與呂希哲范祖禹同進

長公最得意識見亦最得意條奏

此數語有隱諷當時意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劄子

蘇軾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字字句句）用藥（入心語喻更的切）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

借贄之所苦口于德宗者以感動人主

叙宣公十二件事自諫以忠厚至以待有功詞簡意盡

應前喻意言論的確盖諷當時也

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此叙已借陸贄以効忠意起）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此段言宣公奏議可以致治）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贄

此段勸勉仁宗聽信之意

對仗的確

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漢文帝問馮唐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帝拊髀曰。我獨不得頗牧爲將。何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帝怒。讓唐。唐曰。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故李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犯。坐上功首虜差六級。即削其爵。由此觀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會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董仲舒鼂錯等所言。請施行之。相還府。輒白四方異聞。與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若陛

此又陳陸贄奏議便於觀覽推行

必補出此意方無疵疾

此等工夫是讀古人書第一關竅程明道每教人讀書須是沉潛領會如對聖賢方有長進處卽此說

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宋景濂曰說陸宣公事便學宣公文章坡老

天分頴異。筆力神巧。誠不可及。

鍾伯敬曰。此文雖言陸贄之不遇於德宗。其實言自己事。葢規諷當時之君也。語簡意切。而文又精粹。如精金美玉。愈讀而愈不厭。

汪玄杓曰。陸公當時不見知於德宗。庶幾今日受知於陛下。與其觀經史子之崇深。不如讀陸公奏議之切當。措語有斟酌。議論有開合。

直從此叙起

千百年廢興之故並如畫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曾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舄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

而文特簡練

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粤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迹。內輯師旅。而齊

省語簡古

一句結有神力

許多規模設施兩句道盡

直從此說起以見眞宗之

以節制外畢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

北之虜猶間入關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愼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

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授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愷悌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欷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愼無所言

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

回護

提挈起前世爲後面立柱

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巳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盖可謂有能行之効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盖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

又挈起前世

應前

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益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哀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益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

前面分開四項此又合來總二比並結有法度

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令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

到此一收拾

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

所由興夫武王之所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兎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

書稱勸之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

曾公欲附古者雅頌之意以宣明國家其意全在此

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

來得委曲

又一轉入何等曲折

歸根在此

學之臣克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益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

苦心忠告讀之未有不悚然者

親有德嚮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王遵巖曰體意雖出於封禪美新諸家與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爲諛悅淺制而忠盡

進戒之義昭然。與先朝周雅比盛矣。

直作者之法也。

鍾伯敬曰。曾公此劄。欲附古作者雅頌之旨。陳上功德。宣之金石。而其結束。歸于勸戒。

此兵多戰不速之故

喻小醜之態婉然

狀

論淮西事宜狀

韓愈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以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巳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

避其方銳以乘其困弊亦克敵之良策平淮西碑云惟斷乃成是也

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閑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

決於心正應前斷字

尚書云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舉鬼方之伐遲而不以爲遲

末又以斷勸上

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後可圖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僚。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客兵身心俱不安何能有功

一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勢力單弱覊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隷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限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

妙策。誠兵農兩制深于鍊兵者。

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旣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堋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濶遠。難相接應。所以數被攻

兵家之畧

毫不譸張費力

此是王佐意思

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勑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鬭之際。固

深體民心大開生路

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弃逆歸順。

切中事情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此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

看得小寇甚輕何必深慮

兵家牽制之術

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兇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于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

忘朝廷作養之恩而漫肆狂悖則此兵實其自取

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以前件謹錄奏

聞。

茅鹿門曰。始予慕昌黎爲文詞。或特疑其馬遷劉向以下一文士而已。及讀所論淮西事宜。並鑿鑿中名實。可當施行。其經略措置。與宋之韓范富歐亦略相當。特韓范諸君幸而遇。則聲施。昌黎未幾卽爲讒搆所坐。不遇則摧。悲乎。豈非士之幸不幸由命哉。

鍾伯敬曰。籌畫俱經濟處。而文情正大疏暢。

汪玄杓曰。時蔡人不靖。而宰相裴晉公爲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公爲行軍司馬。而朝臣或有以蔡事置之度外。動天子。而天子不斷平蔡之意。故狀中明白曉暢。周至委曲如此。

祜

假借人言分兩扇講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于一人難犯之顔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一作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

指仁宗所進讒言處頂門一針

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聽者。臣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信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

此下辨無朋黨

指實

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愼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

本來印證

此下辨無專權

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

漸漸引深處

不相同處

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作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施行。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

此時弼丹一事宋仁宗切慮故論及

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兾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

大人心腹

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

痛哭長太息者此也

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絶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不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

前已極口竭忱至此不得不自陳以收

劾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汪玄杓曰永叔力救四人而忠佞之分邪正之辯去就所關利害所係亦已鑿鑿至於韓范諸公心事不待自辯而永叔更寫得榮於華袞矣

善則稱君非飾耳目蓋冀終身行之而不替也

諫買浙燈狀

蘇軾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深恩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問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其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

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

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以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謂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

体小民營利
餬口之情

收之有方辯
之亦易民不
虧本由此推
而行之日中

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責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

爲市亦此道矣

弊說

歸罪有司

又責臺官

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愼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已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

卽不擾民亦竭內帑

買燈之外百務諫切

勉励甚懇甚深

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不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京州諷

借二君之納諫與三臣之違命蓋借此勸彼也

鼓舞內外臣僚甚切

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

可以折檻可以碎衣

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恐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唐荊川曰。上萬言書本此。

鍾伯敬曰。長公當時特借買燈一事。以探神宗之心。已而亦深相知。特爲荊公所擠耳。

汪玄杓曰。一諫買燈。而首引德音以申已諫。

又引燈以旁及游觀玩好。又據有司之聚歛以勸內外臣力言。與不奉詔又引裁減恩例以諷割愛。又爲勸恤內帑以弭怨。幾種事打成一片而出。何忠悃之曲而盡。文情之灝而博也。

士卒為暴見無有能禦之者以恃汾陽故也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

太尉大振風力

卽汾陽單騎入虜力量

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旣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

歷數縱士卒無賴有玷一陽盛德

晞聞正言寧有不服

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爲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必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

止宿晞軍中以正氣凌晞

猶之王子晞縱士卒爲暴

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

諶尤悍于晞

少榮義勝于孝德

直數諶之所
償與太尉之

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詞甚巽。使人來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

代償

諶聞正論寧有不服而愧死

太尉守介可建却金亭

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愼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

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鍾伯敬曰。太尉一服王子晞。再服焦令諶。三服朱泚。此乃子厚偶舉三節以成文不知太尉平生美事。必有不能盡述者。文雖不作頭尾。截然三項。而史遷之法自具矣。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州頒斄間。過眞定北。上馬嶺

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汪玄杓曰。鑱刻情事。

卷之十一終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十二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書

上余青州　　蘇　洵

起案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

此轉法極跌宕有致

翻上意再說文勢悠長

夫令尹子文豈

形容自得處胸次洒然有並列之思

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巳大而人小耶。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用前意變文法。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濵。而爲天下之名卿

稱揚有氣焰

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彊悍不屈之虜。其辯

余公由富貴而貧賤由貧賤而富貴處之裕如者惟習于富貴之榮而狃于貧賤之辱也此意却不說破直至後面始發明

如泱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磅礴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一一應前案）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乂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逢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意却重止一邊）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此段鋪張余公事功。而不求爵祿。見與子文同。卽得之妙。有頓挫。有起伏。）悲夫。世

言常人不如余公含自在之意

借傲于富貴詘于貧賤者氣象之卑小以形余公之高達有感慨有議論

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峙之節。顧視四海饑寒困窮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於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應前有力）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粘上文。引下文。全在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

奇

富貴不足慕
貧賤無所歎
君子當習于
其榮而狃于
其辱舍自任
之意舍

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

方纔說盡

到此始露出心事

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收前意誦美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

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常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楊升菴曰。寫出有道者胸次。優游獨得。超然物表之致。令人擊節歎賞。

王陽明曰。老泉行文多各自爲片段。與東坡文體不同。此書獨一意到底。氣勢弘放。有一瀉千里之態。

鍾伯敬曰論出處氣多奇崛處

看此文須看其曲折處反覆節奏

全是論體

間架鋪叙好

上富丞相書

蘇洵

相公閤下。往年天子震怒。一句重一句。出逐宰相。選用舊臣。自此皆一枝一幹。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閤下之位。實在第三。責望重處。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閤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與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

（數轉且疑且解）（以下大昌其說）

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此處難了又解。解了）（又難）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解）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疑字一篇血脉）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此句應在後）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憂〇字〇祇〇柱〇中〇流〇　〇入〇吾〇意〇）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一篇意）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

一篇主意精神全在出與不出

綴前段

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名言）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精神只在出與不出字）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領上面）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結上意）之不平於我也。（結上意）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按周書君奭篇。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

回護兩全

以周公之事責鄭公最爲愛助至意

爾。而書序乃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故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老泉此書。亦謂周公立于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皆爲序文所誤也。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回護兩全。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成王命管叔蔡叔霍監殷乃流言及周公。遂與武庚叛。時周公避位居東。王因天變。親往迎歸。遂命討三叔而誅之。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

羅大經曰大智大勇必能忍小忿彼其雲蒸龍変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頴賓論劉項傳不脫忍字與老泉此書相似

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太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

振起

結得好。

一篇議論俱從此生出

援古証今一勉一戒

宋朝諸君子斥逐之禍正坐不能忍之失

與不肖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卽無益於當世。下句好深責富公 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繳結淨潔。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本彊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警策。曩者今上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

首尾相應

含不盡意

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閤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閤下深思之。無忽。

樓迂齋曰。此篇須看抑揚開闔處。秤得斤兩好。富公爲相。頗欲更張庶事。羣小人多不樂者。故預爲之憂。

楊升菴曰。此書全是論體。昌言直諫之中。寓委曲柔和之意。讀之者但見其可悅。不見其可憎

鍾伯敬曰。此文各自爲片段.

汪玄杓曰。此老泉欲富鄭公和處其下以就功名。似疑富鄭公于寮貳間。有不相能處

悲感中宕逸

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　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字法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字法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

前雙提後即散應

逐句照應行文血脈相貫如金鎖骨

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字法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句法濡手足。句法焦毛髮。句法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章法截、然、收、住愈之彊學力行字法有年矣愚不惟道字法之險夷行且不息。字法以蹈於窮餓之水火。以蹈水火譬喻。遂下力行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此是下字巧處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

一跌纔見精神

時字與上勢字對看下三轉申前時不可之說

破却時字自開後門

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 句法
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
之救也 章法 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 章法 不然若愈
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
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
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耳若所謂
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此郎 畢竟是天 此一難 賈誼
云・非天之所爲・ 一轉
人之所設也・ 使人無所藉口
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 二轉
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

以上言今以下言古

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字法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管仲遇盜。舉三人。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句法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此書格從孟子來

錢鶴灘曰。起伏操縱若神。

王守溪曰。此篇妙思宏詞。燦然可觀。其天才較高人一着。

以周公與當時之事反覆對說

下九箇皆已字變化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如層瀾怒濤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九字句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十二字句四海皆已無虞六字句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十五字句天災時變昆蟲艸木之妖皆已銷息十四字句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十七字句風俗皆已敦厚六字句動

如是二字皆上文應九箇皆已

如此應上吐哺握髮

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十七字句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句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搭上自家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伏案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謀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連下三箇豈復字。變化三樣句法。讀者但見其精明。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

又推出周公之心以鼓舞當時宰相

翻上只換二字

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此一轉有筆力巧在數字幹旋。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他人只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必無心添不衰二字有此句法便奇今閤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艸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

反反覆覆烟波萬頃

二抱前

方始盡言

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二字亦巧句法變化與上段相對有權度有筆力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婉曲有法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

前自相之道後湜士之情

門而闔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此句八字於魯不可則去之齊。二句八字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第二句變文得法。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節占地步。文章絕妙。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此一轉尤高占地步。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

又自出脫

古地位

深自生姿

者之所能安也。如其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自身。妙筆力。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令不下恐字。安頓是懼二字在末句。法奇而健。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皇懼無已。愈再拜。

林茂貞曰。以周公立說。自是壓倒人。後面明說當時不如周公。意自婉轉。末雖有乞下之態。而自處甚高。文字開闔變

化。有法度。有氣勢。有光燄。

錢鶴灘曰。古來無此局面。自退之變出。氣傑神王。骨勁格高。前論相道處直而不激。下言士情處曲而不卑。

孫月峰曰。大意本是借周公來打落宰相。然其筆端隱躍變化。若諷若規。讀者卒難自辨。

茅鹿門曰。議論正大。勝前篇。當看虛字斡旋處。

變化如龍蛇之不可測

立脚處

上張僕射書　韓　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當如此）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

射音夜

變孟子文法

以孟子之言譏僕射斡轉委曲

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終是立脚處）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就身翻入）其所取者猶在也（必晨入夜歸）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

一往勢如决江河

二意翻兩層却亦自孟子

入情之言

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詞太直。兩句救得好。愈蒙幸于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盡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句 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句 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句

來

三段機神圓轉如走盤珠

筆力高

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句 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〇連下五箇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 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十二字句 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〇又連下三箇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

道理正大識力超遠

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一段說話。此一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苟如是。雖曰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已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要緊。句法。亦不苟且。愈恐懼再拜。

蘇子由曰。昌黎此書。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黿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

之色亦畏避不敢迫視。

林茂貞曰。此書見得退之平生異於人處。義理旣正。詞復婉順。起伏變化。曲盡其妙。

茅鹿門曰。申情之文。故宜於圓暢反覆。古人有言曰。道伸於知巳而屈於不知巳。昌黎根器如此。

孫月峰曰。心和氣平。曲暢情旨。蘇老泉稱此書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信哉。

汪玄杓曰。詞氣溫厚和平如春風煦物。秋月陶懷。使人玩味不能釋手。

一誠字人已閒便有身分

譏評韓處是一篇議論根子

收便

上曾丞相書　　蘇軾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誕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刦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

喝得起

冷語極像

妙妙

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將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譬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

訖有地步

扣急求售與執袪强觀何異

寫盡醜態

兩轉言不必誇詞意最透

此段稱曾公如此之高非

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强觀之則其所嚮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摟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王公大人有意于世則我不求彼而彼求我又何必叩之急而夸其辭耶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

夸詞扣急所能售

人而自視缺然嘗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澹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弘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

應上急扣字有關鎖

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

此見自巳平生未嘗誇詞急扣于人

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敢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此書本韓文公上于襄陽書來意成文

楊升菴曰此書將韓非子之說來譏剝翻案

深言士之不可以夸詞急扣求人而

其寓意甚微。

宗子相曰。此書與上富公書頗同。大抵曾公之爲人。未易以言語騑干者。故長公發此論。無私通理之學。雖長公自負。

亦以此𠵇曾公。

李卓吾曰。翻案絕妙。此與上富公文。皆欲以無意中之。

鍾伯敬曰。妙於取勢。全在放倒自己。

離合二字是一篇把柄通篇所言要不出此

首段用數自字次段用數及字三四段用數知字轉換曲折此文家針線處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洵布衣窮居。嘗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把柄）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慶曆三年相仲淹及用諸數公）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措文章言）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

賢人消長之會甚可畏也讀老蘇此書能不惻然

叙數君子之合處便有忻慕執鞭之意數君子之離

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此段言其合。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慶曆四年夏竦習介書。爲伊霍以間於仁宗。仲淹出行邊以撫西夏。弼出撫河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皆老矣。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此段言其離。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按仲淹之相。由歐陽公之推揚。仲淹及弼之撫河北。由夏竦之

復有爽然自失之意可見老蘇胸中有許大抱負在

爲下文進言張本

此段叙所以必見之意

離間一篇大綱目處。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至和二年。弼入爲平章事。而余靖亦平智高之亂于廣南。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此段又言其合。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

又番起

只此數語無限悲歌見老蘇天分筆力高處

情辭婉切可愛與上富丞相書同一機軸可以叅看

遽入歐公處婉曲如畫

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

又挈前來覆說一番

評論三子文章直如寫生

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遂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

婉曲

突然一轉

然竊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截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

突又入二子以形容歐陽子之文何等風態

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

自成一家

此下叙已以文通于歐公之意

老蘇二十五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

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把下意帶起 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下自叙平生經歷·應前養其心與其道之有成意· 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

也聖賢之學亦然

老泉文所自得處

生平辛苦如此然後得造

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

其室乃知為文不易

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

又在下意帶起

不知者句。與前印前面叙合意。不知者云云。皆自出脫處。

回顧離啓意甚妙所謂千里來龍到頭一穴

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此書凡二千言。只此一句結盡妙絕。

朱晦翁曰。韓子與李翊書。老蘇與歐公書。說他學做文時工夫甚細密。

姜鳳阿曰。老泉此書。所以求知於歐文忠者。
只是文章一脉相得。故叙其平日學文之旣成。又適當數君子合而離。離而合之際。正見用之時也。其所抱負不在歐陽下。

黃五嶽曰。前半感慨悲哀。後半委曲紆徐。熟之可無艱澀之弊。

茅鹿門曰。此書凡三段。一段歷叙諸君子之離合。見巳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公

之文。見已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而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

通篇語氣悠揚婉轉

虛引

生出用我二字便有許多枝葉

天地精英在聖賢之一身

上田樞密書

蘇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篇之骨。在此一句。說天之所以與我者占得地步高。亦從論語中夫子言語變化來。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第三句如此變化始有力。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即上堯不得與丹朱二句意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應首句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鋪叙間架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此言沮溺之輩。自卑

聖賢精蘊在斯文之一脉老泉自叙其所得下文者而爲天之聽與我如此占得地步高

三天字應首句一天字

一總氣弘詞暢而意足

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

張偉麗

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此言儀秦之輩。棄天

意重逆天一邊

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此言人不我用乃君相之罪。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鎖處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此言欲求自盡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此說用人者孔子孟軻之

此段論孔孟不肯弃天以自况以衛靈魯哀諷田公

磚折跌宕

虛翻空播如蟬聯珠貫而氣魄尤偉

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作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此見孔孟

隱然諷田公當用巳語意婉曲

看他轉折

伏後百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極得起伏歸結意

得天之與、無入而不自得。切怪夫後之賢者。婉曲不能自處其身也。此一段有力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文公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亦用反語繳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

借言形巳得天之所與爲可重

老泉與歐內翰書說他學做文時工夫甚難與田樞密書却說得甚易有若或啓之若或相之之妙可見老泉學力到處

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應前）也（此一段筆力尤高）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應不敢弃亦不敢褻）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巳故其心有以

老蘇自任大文章亦大

分明是以賈誼自居猶孟子然而無有乎爾意

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應首句）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温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分明以賈生自任）惜乎今之世

終篇首意言所以必求用也終篇首不弃褻而人不用不用者之罪意

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句法健）（有收拾 有關鎖）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

謳田公不可逆天

終篇首其責在人意

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應。有關鎖

唐荆川曰。此書本欲求知。却說士當自重。以孔孟立說。便不放倒架子。而文字峻絶。豪宕不羈。

茅鹿門曰。此骨子原自于襄陽書中來。

昌黎上于襄陽書云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又與邢鳳翔書云布衣雖賤而不諂王公雖貴而不驕此書從此化來至于化鶴一論尤奇絕

上王長安書

蘇洵

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氣昌大）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解得好）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峻）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收得好）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

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于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

按古訪今多可慨

以賢公卿望
王公以賢士
自待

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唐荊川曰議論高奇峻潔渾成無一剩字襯語

茅鹿門曰運險峭之思以爲鑱畫之文故其鋒鍔不可嚮邇

所以待范文正有此語

起案

先以各官比說見諫官爲重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起不立冒。）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一篇主意綱目）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

以上自外面說兩段來映見得諫官大〇以諫官比宰相又見得諫官大

坐立兩字凜然有尊卑之分

以上提諫官之重以下特

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

官之可

諫官關係尤重于宰相筆力最高

七品之官數句應爲首一句

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

材賢二字起下作過文

此設士大夫屬望之語以諷其諫

有待而爲句承上接下有力

欲說下事先立此柱

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
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
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
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婉曲）
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諍臣（此探其意而非之）
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
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此破）
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其有待之意）
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

兩轉不惟說倒陽城且有助退之

雄辨

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叫起下多事意）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轉得好）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餘意）今天子躬親

此段雖非德宗之多事亦當言也

自此以下皆餘意鎖得盡

層層引難

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此一段合人情。范公見之必感動。

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

則幸甚幸甚。有收拾。學韓文。

朱晦菴曰。歐陽公上司諫書。其中却自美麗
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冗無
意思。蘇老泉上歐公書云。執事之文
紆徐委備。往復曲折。而條達疏暢無
所閒斷。氣盡語完。急言竭論。而容與
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卓
然自爲一家之文也。

呂東萊曰。永叔此書。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

看他前後貫串錯綜。抑揚處。筆力最高。他人說不到。

謝疊山曰。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沉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論。春秋論。縱囚論。氣力健。光餤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鍾伯敬曰。歐公嘗言作文初欲奔騁久當撙節。使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善。今觀上范司諫書。何等嚴正。何等放舒。初學讀之。下筆自然暢達。無艱難窒澁之病矣。

散散說起不用冒頭

處困而亨聖賢所處可想

結出樂字爲下面伏脉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適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樂字一篇收應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

適音由

笑貌

富貴不如貧賤千古特見蓋已爲地步也

稱頌有尺寸古人作書不虛美曲譽如是

樂字血脉前後貫通

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方入事）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即作詩及詞賦之類）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

長公蒙歐陽親試識拔有知遇之感

子瞻方少年其意氣若此宜其爲一代人豪也

嘗竊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不能爲世俗處正見知巳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巳。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倖。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

長公叙己與歐陽公之樂卽孔顏吾徒足以相樂相對說氣貫而地步高

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此言已之樂處與上其徒足以相樂照應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楊升菴曰此書叙士遇知己之樂遂首援周公有蔡管之流言召公之不悅乃不能相知以形容其樂而自此於聖門之徒

章楓山曰。看此書。長公之推尊梅公。與陰自負意。亦甚高矣。梅公名位雖未極。而有歐陽公與之遊。有長公為其門下士。此正所謂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者矣。長公不但尊梅。亦甚推尊歐。其議論足破千古來俗腸。妙妙。

錢文登曰。按嘉祐間歐陽公知貢舉。梅聖俞作參評官。取東坡第二。時有聲如劉煇者皆不預選。放榜後。士論洶洶。此

書疑有爲而上。然與韓太尉書。卽歐陽所稱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者也。

袁玉蟠曰。東坡嘗言凡文章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觀東坡中式諸論。及當年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初學讀之。下筆自然滂沛。無窒塞拘滯之病。

鍾伯敬曰、姿態瀟灑。識見高卓。天下至文。

直叙中有反覆

用孟子太史公事稱此意

知本之論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

深信此語

有讀氣

人須有此這意思下文都是推廣

引起有法而語更壯偉有奇氣

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求見太尉而陳天下之大觀·正欲激發其意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此書本欲見太尉·却自嵩華黃河許多奇聞壯觀說過來。

接得無一些痕迹

前面意思此一收拾

情思說待如此婉曲

此意最高亦最險乃自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文燕趙豪傑描寫出來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

有力　便　妙　妙甚

盡天下之大觀斯足以激發其志氣是血脉相關處

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上面說歐公處分明。更無別人却只一句斡得轉。所謂筆力扛九鼎也。前面許多說話。只此一語收盡。

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樓迂齋曰。胸臆之談。筆勢規摹。從司馬子長自叙中來。從歐陽公轉韓太尉身上。可謂奇險。

茅鹿門曰胸次博大

鍾伯敬曰。議論高奇。才氣豪邁。是大家數。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曾鞏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爲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卒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鞏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

引中道來二節見歐陽公引進作養人有素

念羣無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攜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暵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從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十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襏禛耒耜辛苦

根前至德要道。

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羣進於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于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

感歐公有幹入處

饑餓。此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爲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外于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鞏居之何如。所深念者。執事每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爲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歎嗟其去。此鞏得之於衆人。尚宜感知己之深。懇惻不忘。況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

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輩既負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脩哉。日夜克苦。不敢有媿于古人之道。是亦爲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已意。無有師法。覩南方之行李。時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疎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力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

也。徒恨身奉甘旨。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竢講畫。不勝馳戀懷想之至。不宣。

茅鹿門曰。子固感歐公之知。又欲歐公併覽睹其所自期待處。蘊思綴語。種種斟酌。

情詞藹然

上郎侍郎書　　王安石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墻。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于隸人之聽。誠以苟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謬。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

凌空虛吸如面談

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于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兗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茅鹿門曰。一通問書。自不可及。

上田正言書

王安石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

叙知遇之恩

志字一篇主意

緊策如諍臣論

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途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痤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

痤才何切病也癖也

一轉波瀾不窮

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耶。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

惓惓激勵情詞俱迫

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耶。執事不能自免于疑也必矣。雖堅强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茅鹿門曰。直而不阿。義形于詞。

鍾伯敬曰。歐公上范司諫書。婉而切。荊公與田正言書。直而勁。

起頌潞公

妙於責人

入本題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蘇軾

留守侍中文潞公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

折子厚之言確當

精于辯榷鹽者

引兩浙爲證

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

此因循之弊無甚大害者

舊制之不宜變如此

諷喻趣甚

引竈戶襯說

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

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見童之見

（辯折明悉）

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蓄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

（一轉以起下議）

（看透識破）

明私販官課不爽毫髮

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敖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

當時新法紛紛故言及之

榷鹽之禍如此宜坡公諄至辨之

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收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旣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

責及安石惠卿凡子厚之議同一禍門

仕路上人不肯開口子瞻無已之情

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旣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靑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己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

說得可憐

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顧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目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

李卓吾曰。可觀可感。

茅鹿門曰。宋朝不榷河北鹽。不可曉。意河北與契丹脣齒。一榷鹽則恐無聊入契丹耳。且子瞻官山東。故云然

鍾伯敬曰。胸中眼中少有嫌疑沾帶。不敢下如此筆。

卷終

[seal]